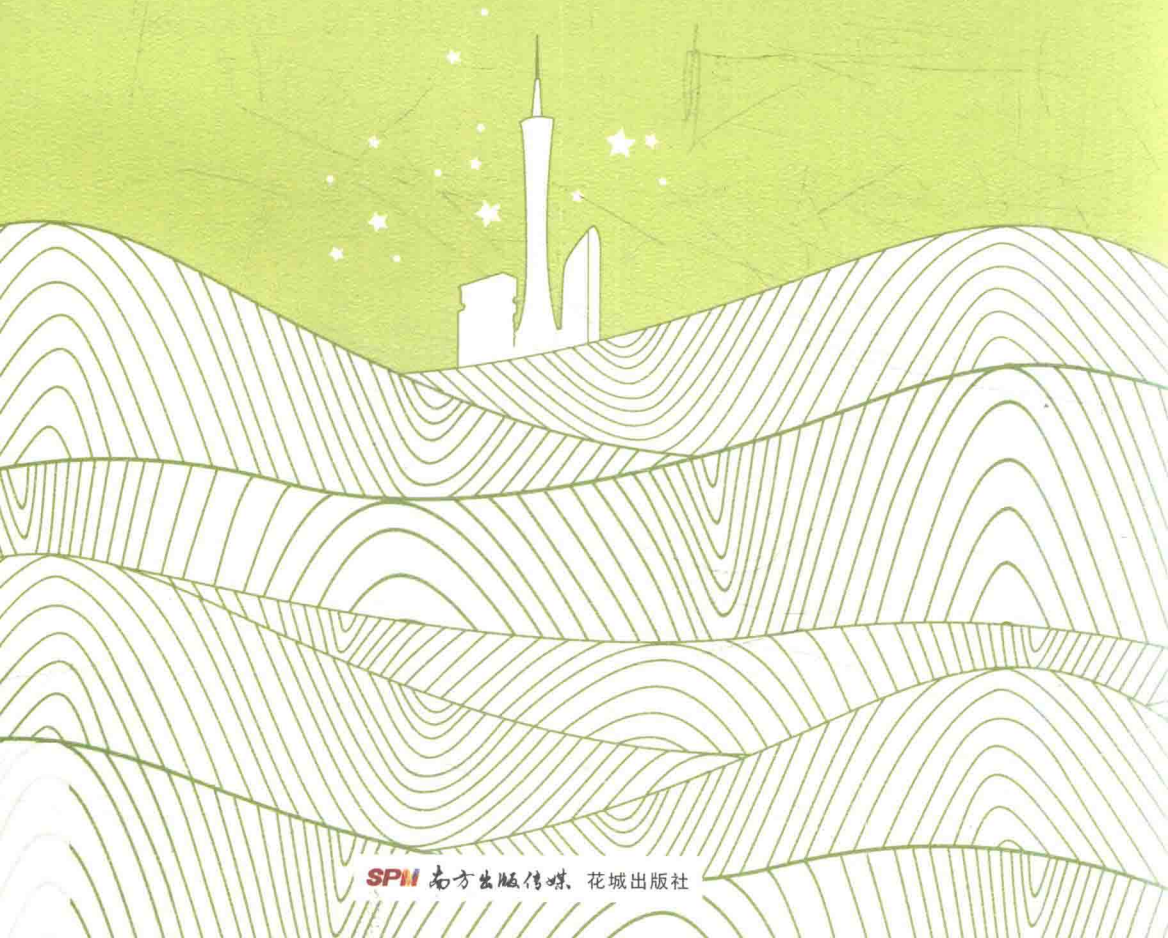


都市魔方

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

江冰 贾毅 等 /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重点委托课题“北上广：都市文化背景下的都市文学”（项目编号2016GZWT12）的研究成果。同时受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资助。

都 市 魔 方

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

江冰 贾毅 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魔方：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 / 江冰等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360-8493-3

I. ①都… II. ①江… III. ①都市文学—文学研究—广州②城市文化—研究—广州 IV. ①I209.965
②G12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4035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张懿 陈诗泳
技术编辑：凌春梅 林佳莹
装帧设计：刘红刚

书 名 都市魔方——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
DUSHI MOFANG—GUANGZHOU DUSHI WENXUE YU DUSHI WENHUA YANJI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6 1插页
字 数 240,000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绪论 “北上广”：都市文化视域下的都市文学 / 001

第一节 “北上广”构成不同的文化视角 / 001

第二节 从城市到都市：文化背景的变幻 / 003

第三节 都市文学创作的本土化路径 / 005

第四节 都市文学讲述了当下最为生动的中国经验 / 008

第一辑 都市文学

第一章 新世纪都市文学的发展轨迹 / 015

第一节 都市文学的界定 / 015

第二节 “北上广”都市文学的发展概况 / 016

第三节 北京：面对商业化转型的代际差异 / 018

第四节 上海：中国都市文学的高原 / 021

第五节 广州：被低估的都市文学之都 / 024

第二章 张欣：掘金时代不安灵魂的抚慰者 / 028

第一节 金钱奴役的欲望都市 / 028

第二节 都市婚恋观的变质与异化 / 030

第三节 价格标签下的人际关系 / 032

| | |
|-----|----------------------------|
| 第四节 | 繁华都市背后的亲情淡漠 / 033 |
| 第三章 | 张梅的广州：非虚构的城市记忆 / 036 |
| 第一节 | 非虚构写作的资源——地方性知识 / 036 |
| 第二节 | 城市记忆的个人印记 / 039 |
| 第三节 | 历史资源与文化反哺 / 043 |
| 第四章 | 梁凤莲与黄咏梅的广州都市书写 / 047 |
| 第一节 | 梁凤莲和黄咏梅的文学道路概观 / 047 |
| 第二节 | 梁凤莲与黄咏梅笔下的“都市景观”比较 / 049 |
| 第三节 | 梁凤莲与黄咏梅笔下的故事构建比较 / 052 |
| 第四节 | 梁凤莲与黄咏梅笔下的人物形象比较 / 056 |
| 第五节 | 梁凤莲与黄咏梅的文学观念比较 / 058 |
| 第五章 | 黄爱东西及其广州女性都市散文 / 062 |
| 第一节 | 黄爱东西的散文创作 / 062 |
| 第二节 | “小女人散文”创作 / 068 |
| 第三节 | 媒体时代的广州新女性散文 / 073 |
| 第六章 | 以《花地》为代表的广州都市副刊与都市散文 / 078 |
| 第一节 | 《羊城晚报》的《花地》 / 078 |
| 第二节 | 《花地》与广州都市散文 / 079 |
| 第三节 | 《花地》散文的广州精神与岭南审美 / 083 |
| 第四节 | 承岭南遗风，花地常繁荣 / 088 |
| 第七章 | 新世纪的广州都市诗歌 / 090 |
| 第一节 | 都市意象：生于世俗，而不沦于世俗 / 091 |
| 第二节 | 诗意怀旧：感性突围的“补充”存在 / 094 |
| 第三节 | 都市过客：底层悲歌与怀乡抒写 / 098 |
| 第八章 | 青年产业工人与新文学群体 / 103 |
| 第一节 | “打工文学”的更新换代 / 103 |

第二节 青年产业工人作家的身份特征 / 108

第三节 青年产业工人作家的“草根写作” / 111

第二辑 都市文化与传播

第一章 媒介视野中的广州都市文化传播 / 117

第一节 广州都市文化的媒介传播概述 / 117

第二节 广州高雅艺术演出现状 / 120

第三节 广州都市文化传播的受众调研分析 / 127

第四节 从广州高雅艺术表演看广州都市文化传播 / 143

第二章 理论视野中的广州都市文化传播 / 146

第一节 国外关于都市文化的理论研究 / 146

第二节 国内关于广州都市文化传播的现状分析 / 151

第三章 媒介景观中的广州形象与岭南文化 / 154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中的广州城市形象 / 155

第二节 亚运时代的“新广州”形象再造 / 158

第三节 岭南文化能否引领广州未来? / 161

第四章 城市化进程中都市文化空间的变迁 / 165

第一节 作为城市化分析对象的都市空间 / 165

第二节 小洲村：一个都市文化空间变迁的案例 / 167

第三节 文化在当代都市的价值与生存之道 / 173

第五章 社交网络语境下的都市文化镜像 / 177

第一节 一个镜像认同理论的阐释框架——社交网络与都市社会 / 177

第二节 社交网络语境下“鸡汤励志”向“颓丧治愈”的转向 / 181

第三节 都市文化镜像折射的现实及其社会心理机制 / 184

第四节 都市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嬗变带来的迷思 / 186

第六章 广州都市文化艺术的创意传播策略 / 191

第一节 推进文化艺术符号本体创新 / 192

第二节 把握受众差异化体验创新 / 196

第三节 构建立体多元媒介矩阵创新 / 204

第七章 广佛同城：地域文化的共同基础 / 210

第一节 广府与广佛的历史文化关系 / 210

第二节 同城不同化——广府文化的传播起点：佛山 / 216

第三节 以粤剧为例看佛广之间的文化传播 / 219

第八章 广清一体化：交流互动中的呈现 / 225

第一节 广清历史文化变迁 / 225

第二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清商道 / 227

第三节 广州都市文化对北江流域传播 / 228

第四节 广清交流互动中的融合 / 233

参考文献 / 237

后 记 / 248

绪论

“北上广”：都市文化视域下的都市文学

第一节 “北上广”构成不同的文化视角

所谓“北上广”，一向有“帝都”“魔都”“商都”之称，实在各有气场与历史渊源。北京为首都，也是元、明、清三朝帝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各种资源，皇城根下，帝王跟前，自有一份睥睨天下的文化优越感。加之稀有的贵族气，多半伴随权力顶峰尚存一息。明清宫廷文化影响深远，老北京传统厚重殷实，即便王朔痞子气十足的北京大院小说，武人霸气也要让其几分。所谓“北京把外国人变成中国人”——传达的就是这份文化定力与强大气场。虽然八国联军侵入，气场依旧，何况还有六十多年的新首都新北京。六百年古都、皇都、帝都、首都，文化一脉相传：国家权力的顶端、文化特权的巅峰、精英人才的聚集——国家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非主流青年亚文化、京味浓郁的平民文化，在此找到交流、冲突、汇合的最佳平台。京样、京派、京味，似乎离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最近，政治的优势、传统的优势、人才的优势、自信心的优势，在北京可是得天独厚的一份。

上海百年崛起、沐浴西风的文化，在中国的确独标一格，其影响新锐强大，其标志亦相当明显。即便天下大乱“文革”时期，上海文雅讲究依旧；即使市场经济潜规则大行之际，上海生意大多敞亮。城市管理，井井有条。20世纪80年代初，不会上海话，行走外滩，歧视显著。随后大量外地英才进入，歧视由表入

里，成功转化为文化自信心。上海人底气除了来自西方租界文化、世界东方巴黎外，其实还有整个江南文气垫底——财富与文雅。后一点广东不如。但广东优势在侨乡，海外侨资雄厚，联通世界年代久远——二几百年吧，所以视野重点在海外。上海人似乎视野重点在家门口、在外滩、在浦东，他们对联通世界雄心勃勃，兴趣盎然，新鲜感十足。“东方巴黎”，十里洋场，始终怀揣一份卓越天下的梦想。

广东人则散淡许多，梦想多落实于个体家庭，瞧瞧珠三角奇迹：小镇为主，个体骨干。走向世界已成家常，所以新鲜感早已消失殆尽，雄心没有万丈，只是化作人生平常举止罢了。网上一个段子说：“北京把外国人变成中国人，上海把中国人变成外国人。”同属一个级别“北上广”的广州呢，我以为“是一个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的城市”。也许，你并不以为然——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其实你不懂广州人。他们看似随和包容，看似低调不争，看似不排外，其实骨子里有一份顽强，有一份说好了是坚守，说歹了是顽固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基于日常生活，基于世俗人生中的点点滴滴，如此生命立场，貌似不深刻，貌似很家常。

我时常想到北上广三座“一线城市”，我们有京派海派，却总叫不响粤派，也许可以在文化中找原因：北京得天独厚，从元代定都至永乐皇帝迁都，一直就是“皇城根下”，此且不谈，就说上海与广州。她们的城市发育成长都与开埠开港有关、与殖民文化有关，但上海的文化力量似乎更鲜明更具边界感，上海人看天下所有人都是乡下人，自我优越感相当明显，崇尚西洋、力挺时尚、面向世界，你和他们待在一块，上海人就是要不断地提醒你：我是上海人，你不是！相比之下，广州人就要和气包容得多，不但笑迎天下客，而且宽容各种文化，表面上也会向来自北方的一切文化俯首称臣，当然骨子里依然自我，依然有固守不变执着的一套；或许可以比较地说，上海人是强势的，广州人是弱势的，上海人外露爱装显摆会“作”，广州人低调包容内敛不“装”。从两地人的衣食住行，从世博会和亚运会的宣传风格，均可看出大大的不同。但这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上海作家写上海的艺术冲动就是要超过广州？也许就是那份恃才自傲的高调，那份溢于言表的自信！另外，穗、港、深三座城也有纠结。广州之于深圳之于香港之于

北京之于上海，同悉尼之于墨尔本，洛杉矶之于旧金山，抑或是济南之于青岛，郑州之于开封，情形似乎几分相似。一方有政治或行政或历史优势，一方有经济或文化或时尚优势，总之，明里暗里就是彼此不服气不买账，说白了，彼此瞧不起，难免，不奇怪，因为旗鼓相当，因为各有理由。有互动，有交情，有纠结，有故事，细细琢磨一下，也是个性不一，气象万千啊！

仔细体会，你不难发现：广东的民风与内地迥然不同，尤其是列入“北上广”的广州。注重日常生活，注重感官享受，注重休闲娱乐，注重个体开心。亚运会在广州召开，开幕式既有面对大海扬帆激浪的豪迈，更有面对都市街坊一般的亲切，而后者则为主流。广州没有北京俯瞰天下的气度，也无上海跻身全球大都市的骄傲，倒有一份“任你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之淡定。非典期间，北京近于死城，气氛紧张；香港满城白口罩，一城恐惧。而广州，茶楼照常，饭局不减，茶照喝，饭照吃，生意照常。你可别小看这种街坊气氛、街坊气场。风云际会，历史机缘，这样一种来自日常基于世俗的生活态度，每每影响天下，镇定全局。比如20世纪80、90年代，由于吻合了整个时代的民众心理，暗合了一种在广东稀松平常在内地却别开生面的普遍情绪。成就了一场伟大且意义深远的“文化北伐”：粤语、粤菜、流行歌曲、商业观念，加之“小女人散文”、张欣张梅都市小说，一道北上，惠及全国。无形中证实了一条经济学的规律：“有需求，就会有供应”^①。

第二节 从城市到都市：文化背景的变幻

关于城市生活正在成为人类现代生活主导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今天，这个话题依然现实。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崛起、大面积的城镇化、乡村的空洞化，都持续表达了这一主题，已然成为确凿的现实。三十多年

^① 江冰：《论广东女性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前，学者赖利在给《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写的序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现在，我们还是不能阻止城市的蔓延。我们的确已经做了创造性的开发，给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住宅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保护乡村的努力与我们保护城市的努力配合起来。”^① 由此看来，社会学家早就将城市列入研究课题。提示我们：在看似繁华硕大，实则脆弱的城市里头，我们依然还有“城愁”。

回想一下，在对待城市的情感方面，中国经历了几个过程。就我个人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阅读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中所感受的城市生活的先锋性，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出版）呼应中感受内地城市崛起的势头，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蔓延的一种对于城市病的批判情绪。比如海默的《中国城市批判》（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一类书籍大行其道：对乡村生活的挽歌式怀念，与对城市厌恶以至痛恨的偏激情绪，左右着一种文化判断。不过，无论褒贬毁誉，中国的城市都呼啸而来，北上广城市群、超大城市、国际大都市，就在我们的面前拔地而起。然而，对于城市，中国文学并没有及时的反应，以至于在历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我们不难听到“茅盾文学奖何时进城”的殷切呼唤。中国的作家——尤其是50后60后的作家——对于城市相当陌生，只有80后，乃至90后的作家中间，城市才变得可爱起来。在学术界也不难看到批判与赞扬两种态度。而主流文化界与学术界一样，充满犹豫不决，大多冷漠观望。

经济学家陆铭的新著《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是一部回答中国大城市如何发展的学术著作。全书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并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谓城市病其实是一种假象；所谓外来人口给城市的承载力予以巨大的挑战，也是一种假象：世界的经济、人才、物流和人们的幸福生活，都集中在大城市，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

^① [美] 威廉·H·怀特著：《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势，也是符合人性的。从经济地理地图来看，中国的大城市仍然没有达到极限；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的大城市也并不是很大。新著开宗明义地表达乐观态度：中国大城市生机勃勃，其包容性就在他的就业创造。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北京、广州，仍然具有大容量的发展前景，而且外来的人口并非负担而是财富，城市人的养老，包括下一辈的养老，都需要不断补充年轻的劳动力。不必讳言，我们在城市里也看到歧视的原则，看到了不同阶层的固化，而且户籍也制约了消费，城市的身份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但是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我们不能因为城市的拥堵以及环境等问题而取消大城市发展。作者用令人信服的一系列数据，出人意料地表明，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小城市，其发展承载力远不如大城市。毫无疑问，作者陆铭是中国大城市发展的推动者，新著无疑是一曲都市发展的欢乐颂。即使面对城市的社会收入差距，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身份歧视，作者也是清醒的乐观主义者。印象深刻的一处，作者引用了富士康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失眠》：曾经我还不知，与我相似的人有千千万万/沿着铁轨奔跑/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出卖青春，出卖劳动力/卖来卖去，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一根没人要的骨头。即使面对这样一首悲剧色彩的诗歌，作者仍然是清醒而乐观。无可置疑的结论在于：刚进城工作时的农民工，比留在家乡的老乡和城市居民，是更健康的群体。尽管他们在城市，干的活最脏最危险、最辛苦，留下了青春和健康。但对于这种流向城市的趋势，作者仍然高度肯定。因为，它符合劳动力流动的第一动力：总是向往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再者，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也并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么糟糕。作者再三提醒我们：应该摒弃一种身份歧视的观念，促使外来人口更好更快地城市化——况且这是一件对所有人均有益处的大好事。

第三节 都市文学创作的本土化路径

都市文学的创作中，我以为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跨越语言、文化、国家、文明等，淡化本土文化背景的创作，比如加缪、纳博科夫和米兰·昆德拉；另外一

种，就是真正与自己所在的同一座城市，共命运同呼吸的一种创作，比如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慕克、福克纳和爱丽丝·门罗。当然往前追溯，还有很多作家，比如说，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等。回到北上广三座城市，当代就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与城市本土文化、城市记忆、城市个性血肉相连。北京首推老舍《骆驼祥子》《正红旗下》《茶馆》，老北平特色浓郁。还有刘心武《钟鼓楼》、邓友梅《那五》、张洁《沉重的翅膀》等一批20世纪80年代的中年作家和作品——共同展示了老北京与新北京之间的历史联系。20世纪80、90年代，王朔《顽主》等作品所描写的北京大院的生活，又是一种时间概念上的北京，当然还有徐坤、邱华栋、徐则臣、石一枫等一批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笔下的北京又有21世纪的特点。

上海是唯一能够跟北京抗衡的文学阵营，所以有京派、海派之说。20世纪20、30年代鲁迅在这里写作，很多现代文学大家都在上海留下了他们创作的踪迹，包括被非主流文学的“鸳鸯蝴蝶派”，以及张爱玲的创作均独具一格。茅盾的《子夜》直接拉开了上海红色文学的序幕，还有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作家的都市创作深深打上这座城市的印记。两个作家比较引人注目：叶辛的《蹉跎岁月》，写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的苦难岁月；另外一位程乃珊的《上海屋檐下》——比较早地触及了上海的市井生活、城市个性，以及这样一个百年崛起的城市，历程不长却形成了一种殊异的文化传统。后来介入的作家成就突出的就是王安忆。王安忆早年以儿童文学和知青文学起步，但很快她就在这个城市里头找到了自己创作的立足点，从《我爱比尔》到《长恨歌》《天香》以及一大批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创作，确立了王安忆对这座城市的书写。在王安忆的周围，还有一批作家延续海派的传统，在书写上海。张爱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都在写作她的“双城记”，用上海人的观点看香港，用香港人的观点看上海，任何观察都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基于自我，却又需要他者的观照，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镜像”式的观看，确认自我，内省自身，在“你城”与“我城”中洞见“我们的城”。夏商的《东岸纪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描写的是浦东平民世界，生动地描述了浦东人和上海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评论界高度评价：第一次把他们当“上海人”来写，写得如此规模宏大，活色生香，夏商也因此成了在文学上开垦浦东这块荒地，并改写上海文学版图的首创功臣。由此不难看出，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的互文关系。

再把眼光投向广州。相对来说，广州的都市文学创作比较薄弱，好在“文革”前还有一位老作家欧阳山，他的《三家巷》实在是广州当代都市文学创作奠基之作。广州这座千年古城颇具特殊个性，可惜这样的一种城市个性的文学表达，未能蔚为大观。20世纪80年代，广州也出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比如陈国凯、孔捷生、郭小东、张欣、张梅、黄爱东西，包括稍后的梁凤莲、黄咏梅等中青年作家，但是真正写广州都市的，能够表达这个城市个性的，屈指可数。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影视作品小高潮：《雅马哈鱼档》《外来妹》《情满珠江》《公关小姐》等，可惜文学没有跟上这个好势头。不过，广州的都市文学在内地当代文学中可谓先行一步，这一点需要文学史给予充分肯定。比如，张欣的小说始终对准广州大都市，白领的情感、时尚的生活，有生存压力，有灵魂挣扎，是中国最早的都市“欢乐颂”；张梅小说是典型岭南气韵，她的中短篇小说始终浮现一个形象：广州街坊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年轻女子，不一定有大理想的献身精神，却一定有着面对生活小事的“恍惚眼神”，即便是她的长篇小说《破碎的激情》，也多是岭南阴柔的“小气象”，而有意疏离时代历史的“大格局”。黄爱东西的随笔，更是“小格局”取胜，来自日常的细微感受，构成随笔散文的“生活质感”和血肉肌理。梁凤莲的几部长篇小说《西关小姐》《东山大少》也是试图传达羊城特有的街坊氛围，精心塑造根植于这块土地上的风云人物。从西江顺流而下来到广州求学的黄咏梅，将一脉相传的西江文化与广府文化有了一个对接，这位70后的作家，似乎具有更加新锐的目光，运用具有先锋文学气质的手法，重新估量这座城与城里人的精神价值。这些与广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以阴柔的文字风格，颇具女性的视角，接续前辈作家欧阳山《三家巷》的地域传统，与岭南文化有着天然的缘分。

当下世界，城市生活主导人类生活的时代来临，每一座城市表达的个性，都凸显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欧洲就非常明显：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意大利罗

马，这些城市表达了整个欧洲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其实这样一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欧盟以及英国的“脱欧”。假如，我们再把眼光放开阔一点，包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堪培拉，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日本的京都、东京——日本历史中，他们的文化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豪门的出现，由京都移往东京。类似变化，甚至在中国台湾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屿里面，也有台东、台中与台北人的区分。可见，每一个地域的文化传统，通过复杂而丰富的表达，在文学中一定会留下烙印。所以本土文学，其概念在城市文学的创作谱系中依然存在，文化的话语权依然在这里显示其丰富的内涵及其外延。

第四节 都市文学讲述了当下最为生动的中国经验

在都市文学中，我们可以尖锐地感受到一种人类被大都市抛弃，进而导致孤独的渺小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都市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的奇迹，每个人在工业化的制作的流水线上，他都只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在巨大的经济的奇迹与都市繁华中间，人常常感觉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加上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也无形地加剧了这样一种孤独感。比较起来，乡村文学为什么渺小感会少一点呢？按道理，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同样会感到渺小——在山川田野之间，人难道不渺小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即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人与自然是相融合的，中国古代的许多诗人，都在他们的吟诵中间，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但是似乎城市在发展以后，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人如何与城市、与大都市融为一体——就像人们自然地成为田野中的一缕稻穗，原野中的一朵鲜花。如此感觉，可能在都市难以培养。人的孤独感、疏离感、抛弃感，集中地表达在都市文学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人类走向城市时代，进入以城市为主导的人类生活时刻，唯有都市文学能够鲜明而细腻地传达这样的一种渺小感。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版）最大魅力，在于比较完整地塑造了陈金芳这个活跃于京城的外来女子形象：人物与环境

关系清晰，命运与时代气息合拍。这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北京故事，一个曲折有致、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城市拼搏奋斗不息的故事。除了故事没有高大上的励志色彩以外，它几乎可以唤起所有进入城市奋斗者的类似感受。就此来说，故事的意义一点儿也不亚于励志，“小人物的奋斗”是世界文学的通用主题，放在北京就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唤起我兴趣的是陈金芳背后的社会意义。下流社会一词是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其2006年著作《下流社会：新社会阶级的出现》^①中所提出的。大意为于全球化之趋势下及社会阶级的变动中，中产阶层渐渐失去其特征及优势并下沉为下层社会的一群。大量年轻人收入不稳定且从事的又是没前途的低薪劳动派遣工作，导致对人生的自我半放弃，他们被迫向下流动。同时还有一批年轻人从小就生长在经济的已发展期，基本衣食无虞，可以靠上一代资助也不致饿死，与战后第一代日本人必须拼命求生的状况不同；所以在突然面对惨烈竞争的全球化社会容易躲入“自我安全区”过着随兴轻松的生活，最终职业生涯无法累积，收入也持续在低档，没有人生目标地活着。由此启发，中国社会也有几分近似。陈金芳这样类型的“城市边缘人”和“底层奋斗者”在今天不为少数，他们在今天大陆社会转型期，完全可能成为奋斗者的两面，犹如一枚抛在空中的硬币，或正或反，或输或赢，很容易走入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人生境地。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提供下层社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越是受到公平公正的保护，社会就越稳定越健康。由此来看，陈金芳的命运起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当下的社会问题。

长篇小说《转身就走》（花城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是《小别离》作者鲁强（笔名鲁引弓）全新力作，一个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的南方都市故事，写给大转型时代里挣扎及奋斗的年轻人。

这部作品一开始即介入当下最热门的传统媒介转型。所谓传统媒介，原本是左右这个时代舆论的风向标，但是在互联网崛起的今天，成了明日黄花，也在大

^① [日] 三浦展著，陆求实等译：《下流社会：新社会阶级的出现·序》，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

转型时代旋涡里沉浮挣扎。一个名叫作玉玉的女孩，一个小编辑，在这个媒体宣告转型的夜晚，借着酒劲勇敢地表白却遭遇挫折——这个都市白领的情感故事并没有太多新意，但是随之而来的网红直播，却像有一股神奇的风吹进都市。在我们面前，徐徐拉开了网络时代的新经济大戏的帷幕：爱恨情仇，风云翻滚。更为有趣的是，作者抓住了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生存的挣扎与内心的焦虑，相得益彰。用多个三角恋爱的模式环环相套，集中表达了女主角郁郁的日常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职业生涯的种种挣扎状态。

被誉为“最会书写广州的作家”张欣再度推出长篇小说《黎曼猜想》（花城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也是一部完全以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取材广州商界生意场。但作品主题，并非商战，而是商界豪门里的爱恨情仇。张欣写的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城市，对广州这座古城的历史记忆，一般很少涉及。但是在《黎曼猜想》中，那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既富又贵的尹大，其出身就试图对接老城历史——老城商界豪门的大小姐。在尹大的身上明确具有了商业传统，来自商界。小说最抓人的还是对人性幽暗处的展示——截取了女主人公尹大生命最后时光的复仇故事：尹大出人意料地聘请儿子阉诚的初恋茅诺曼出任公司总经理，以此制约和压迫儿媳武翩翩——尹大恨之入骨，认为新亡爱子病死责任全在儿媳。仇恨足以杀人，杀人可不见血——尹大内心仇恨化成一个大大的预谋，以至于让老太太在人生末路，进行最后一搏。在击倒对手的同时，自己也毁灭于仇恨的泥潭。张欣笔下的广州故事，在爱恨情仇，尤其是人生的仇恨上，做足了文章，也试图进行一次都市人的精神思考。

“打工文学”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当下内地的都市文学，鲜明地体现出都市文化的大背景。移民迁徙中“城市边缘人”就是典型的“渺小感”。郭金牛诗歌获得国际奖，看起来是一个诗歌事件，但社会最为关注，媒体最感兴趣的还是获奖者的社会身份。不必讳言，这种打工者身份与高雅诗歌之间的反差，是构成各方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暂时撇开诗歌，从“打工者”身份入手，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代中国城市建构中“城市边缘人”的形象，并由此开阔视野，论及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话题：谁在建构中国城市？我们期望在竭力清晰的都市文化背景